

# 大河種種

◎ 蔣 勳

## 作者簡歷

出生年月：民國卅六年出生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學士、藝術研究所碩士、巴黎大學藝術研究所

經歷：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美術系主任

現職：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

著作：藝術手記、美的沈思、徐悲鴻、齊白石、少年中國、母親、萍水相逢、歡喜讚歎、大度山手記、多情應笑我

## 河流與文明

許多古老的文明都是從一條河流開始的。

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形成的「肥腴月彎」孕育了古老的亞述文明，尼羅河產生了埃及文化，黃河則是中國古文明的命脈，恆河是印度文化的母親。

歷史上幾條孕育古文明的河流，已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名稱，也有著文化史上強烈的符號象徵意義。

## 關於尼羅河

古老的埃及有一則創世紀的神話：

奧力西斯與伊西絲是一對兄妹，他們相愛成爲夫妻，是人類的始祖，生下子嗣優爾斯。

亞神塞托非常嫉妒奧力西斯的勤勉、勇敢、正義，便殺死了奧力西斯。

伊西絲在尼羅河岸邊看到奧力西斯的屍體，撫屍痛哭，她的眼淚便流成了尼羅河每年每一年周期性的泛濫。

古老的埃及人把河流的泛濫擬人化爲哀傷的眼淚。河流便彷彿是女性愛的纏綿，又是母性的哺育。

據說埃及古文化的發展與尼羅河的泛濫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尼羅河每一次的泛濫帶來肥沃的土壤，使埃及的農業得以發展。

古老的埃及人未必了解河流泛濫與農業的關係，他們卻以一則動人的神話象徵了河流泛濫的意義。

神話中的伊西絲是每年來哭泣一次的，河流的泛濫中有女子永不止息的深情。

埃及人對死亡有不能忘懷的哀痛罷，他們總固執地相信保持著身體便保有了復活的可能。於是，伊西斯爲了去尋找兒子伏爾斯，離開了丈夫奧力西斯的屍體。惡神仍然由妒生恨，便繼續破壞奧力西斯的屍體，把屍身碎成萬片，撒在尼羅河中。

伊西絲趕回來時，見到丈夫的身體已不可辨認，漂流河上，哀痛萬分，便一路撿拾碎片，用針線縫接，再用亞麻布包裹，恢復一個人的形狀。

伊西絲所作所爲感動了天上諸神，便煽起復活之風，使奧力西斯重新獲得了生命。

有人說，伊西絲做的，即是埃及第一尊木乃伊。

埃及人因此相信，一切死亡的都將重新復活。如同那條周期泛濫的河流，生命也一樣周而復始。

與尼羅河有關的文化當然不只是神話，也包含著在現實中許多學習。例如：尼羅河每次氾濫過後，人們丈量原有土地的方法發展出了埃及人的幾何學。

也許是一種對周期性的理解罷，埃及古代文明特別呈現了一種嚴謹、規矩、理性、秩序的特性。

彷彿從一條河流的秩序中學到了倫理的秩序，也發展出了美學的秩序。

以藝術來看，埃及人創造了早期人類最傾向於幾何對稱的風格。建築上的金字塔是埃及人理性符號的最高代表，是埃及人對尊貴、權威，不朽的絕對理念。

埃及的雕刻，無論是立姿或坐姿，總是兩邊絕對的均衡對稱，身體固定在一個彷彿永恆的靜止中，也是金字塔式的穩定與理性。

## 關於恆河

和尼羅河正好相反，恆河提供給人的似乎是非常感官的經驗。如果埃及人相信理性、秩序、幾何、對稱，恆河流域的印度人則找到了感官、繁華、曲線的流動與糾纏。

如果埃及人在尼羅河的周期氾濫中找到理性，發展出埃及人特有的數學和律法的知識，那麼，恆河流域的印度人似乎在這條河流中經驗到了生命的無常，宇宙非理性的變幻與不可知的

神秘。

直到今日，恆河仍然是印度民族的生命之河。他們帶著新生的嬰兒在這裡沐浴洗禮，他們也在這裡為病人祈福，同樣地，他們也在恆河岸邊焚燒屍體，將殘餘的屍骨倒入河中，隨水流去，生與死都在河中，似乎也是一種輪迴的領悟，但與埃及人不同，埃及人更多一點現世的努力與固執。

恆河中所漂流的不只是人的屍體，也有貓的、狗的，各種動物的屍體。恆河流過的鹿野苑(Varanasi)即是釋迦牟尼第一次說法的所在，至今，那條河仍流淌著千千萬萬的屍體，每一日使人看到，沐浴其中，以河水漱口洗身，也以河水祝福生者死者，使人想起佛經中的句子：「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暫無休息……」

以美術來看，印度與埃及也是兩種極端。

埃及的金字塔，單純、莊嚴，在形式上強調絕對簡單的完整與統一。印度的建築，以古老的印度教神廟為代表，充滿了繁複華麗的雕飾，使視覺上產生目不暇給的暈眩。

印度古老的神像，如濕婆神(Shiva)，通常強調肉體豐厚肥腴的感覺，特別誇張性的挑逗，如女性乳房及臀部的飽滿。姿態曼妙律動，從軀幹到手指都形成妖嬌的曲線，很少埃及雕刻中冷靜的直線與幾何形式。

印度的文化中有強烈的慾情沈溺的部份，雖然經過釋迦牟尼的革命，佛教的禁慾及理性似

乎並沒有在印度本土發生作用。印度仍是以它非常恆河的方式容納清潔與污穢，生與死、尊貴與卑微；在十分幻滅的理解中又十分眷戀現世慾情中的種種。

尼羅河哺育的埃及文明總結成簡單的金字塔的三角及色彩上的白，可以說是文明中紀律美學的極至；恆河的印度文化則是多變的曲線，眩目華麗的色彩，破壞我們的理性思維，進入陶醉冥想的感官美中去。

印度神廟上鑲飾華麗的彩色嵌片，常常使人覺得是打開了一個珠寶盒，有眼花瞭亂的昏眩。音樂上，印度的西塔琴也運用大量顫音，近於人聲上的呢喃，使人的理性思維被冥想的官能淹沒。七〇年代，西塔琴大師拉維香卡曾經風靡一時，影響了歐美如披頭四的搖滾流行音樂，印度的宗教及大麻煙都成爲西方青年追求感官世界的嚮往，似乎從埃及一路下來的尼羅河文化的理性邏輯完全服膺於恆河印度東方神秘主義的感官，也是兩條大河文明交會的一例罷。

## 關於黃河

世界上能夠形成一種文明的河流其實並不多。尼羅河、恆河、黃河，都不再是一個地理上的名稱，流域廣大的範圍，形成一種獨特的生存方式、一種獨特的生存價值、一種獨特的信仰與美學，這條河流就昇高成爲歷史，成爲文化上精神的象徵。而且能傳之久遠，持續不衰地把

地理的流域擴大為歷史的流域，又擴大為文化的流域。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

當一千多年前的李白詠唱這樣的詩句時，黃河在中國人心靈上的流域就遠遠已超過它地理上的流域了。

黃河的文明，在陝西半坡、甘肅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都找到了遺址。用河岸邊的黃土、紅砂土製陶，器形渾樸敦厚，沒有印度華麗，也沒有尼羅河帝國的雄峻。黃河初期的文明非常民間，彷彿只是簡單的部落，「乾坤定矣」在天地間找到了「人」的定位，開始生活。生活既不神聖，也不偉大；既不是宗教，也不是政治，勿寧更是一種現世的倫理罷。黃河上中游的初期彩陶有著人的安分，彷彿安分做「人」就是這文明的基礎。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只有這個流域的文化一開始就否定了「帝力」的偉大，這「帝力」，或許是宗教的「上帝」，或許是政治上的「帝王」，都並不是「人」真正的嚮往，人的價值，還是在安分於土地與生活，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這樣簡樸單純到近於平凡。

從兩河流域的亞述文化到尼羅河的埃及古文明，恆河流域的印度文化，在建築與雕刻上，使用的材料大多以岩石為主，追求石材的堅硬與不朽性。在黃河流域，卻大多用土與木。黃河流域最早形成的五行學說，木、土、火、金、水，木與土都佔重要的份量。中國後來一直以木

架構為建築的基礎，似乎並不是沒有石材可用，也不是沒有控制石材的技術，勿寧更是一種對木材的溫暖或渾樸的美學鑑賞罷。「土」在五行中居於中央的地位，似乎也說明黃土高原的黃河流域，以「土」為本質的定位；土是現世、土是人間、土是穩定安分、土甚至是平凡與謙卑。

黃河流域其實並沒有產生像埃及或亞述那樣雄偉高峻的建築物。金字塔在某一個程度上是對權威的極至追求。黃河流域形成的建築，最典型也許竟是長城罷。它其實也只是土磚的累砌，它又是極實用的「牆」的意義，只是一堵防衛著游牧民族南下，確保農業安定的一堵牆。

黃河流域的文化似乎也絕不像恆河流域，有那麼多神秘宗教的冥想。黃河流域的人其實是很勞苦地活著，在現實的低限中踏實的生存者，不能有什麼多餘的幻想。

黃河的氾濫也是著名的。但是，它的氾濫似乎並不像埃及人之於尼羅河，尼羅河的氾濫對埃及人來說是女神伊西絲的眼淚，黃河的氾濫則是一種非理性的暴虐。

中日戰爭期間，創作了「黃河大合唱」的作曲家冼星海，是最近一次黃河文化的反撲，從「黃河船夫曲」到「黃河頌」、「黃河怨」、「河邊對口」，到「保衛大黃河」，這首激昂高亢的歌曲用近於嘶叫吶喊的聲音歌詠黃河的「怒吼」與「咆哮」。

非理性的氾濫似乎使黃河流域的人們學會了在災難中堅韌地存活下來的秘密。那堅韌的存活，也許是「樂天知命」的達觀與開闊，也可能是「好死不如賴活」的一種異常頑強的對「生存」的執著。



八〇年代中期，當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中國再次使世界認識它的文化特質，大多仍是以黃河流域為背景的創作，電視劇「河殤」討論整個黃河文化，電影「黃土地」使世界震驚於陝北黃土高原上人的貧窮、頑強，震驚於那土地山川與人的性格之間的相似。張翼謀的「紅高粱」、「老井」，一直到「活著」都一貫著黃河式的生存價值，那種生存的愛，近於無情，也近於殘酷。

## 關於滄浪、汨羅、富春……

世界上有幾條形成文明的大河。彷彿中國古代稱「河」，就只是指大家共識的那一條河。河流如同富裕的母親，哺育著一代一代的生命。

大河之外，當然還有許多江、水、溪……

一條江水常常因為一種生命的形態與之相連，就被記憶了下了。

黃河、恆河、尼羅河在幾千年間是哺育了許多生命的文化大河。

有一些江水只是被詩人思維了，就有了特殊的意義。

法國的小學生大多會朗朗上口阿波利奈爾(G. Apollinaire)的一首「米哈波橋下」的名詩：

「米哈波橋下

流著塞納河

我們的愛

是否仍應記憶？」

走過塞納河，走過米哈波橋，這詩句便一一浮現，二十世紀初巴黎詩人的嚮往與浪漫也與橋下流水混合成一種聲音。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彷彿春秋戰國前後，包括孔子在內的許多哲人都聽到了這首傳自江邊的歌聲，使人對水的清濁有了更深的象徵，使人對生命的清濁有了更多的思維與豁達。

滄浪亭仍在蘇州，歷經數千年對「滄浪」這樣一條或許已不可辨識的江水的情感，中國的文人在「滄浪」的象徵意義上有領悟、有堅持、有自嘲、有包容、也有退讓。

汨羅江是一條哀傷的河流，因為它見證了一個孤獨詩人的死亡。屈原之後，許多人去過汨羅，在河水中映照自己的身影，屈原與汨羅，多多少少結合成了中國文化中一種不可贖回的傷痛。史記寫屈原「行吟澤畔，形容憔悴」，他大約已預知了自己與河流的宿命，但是他仍然不很甘心，看到江上漁父鼓枻而來，屈原還要問幾句多餘的話：「衆人皆醉我獨醒……」屈原問非所問，漁父答非所答，只是留下一條河流上的兩種獨白，一種自投汨羅，一種鼓枻而去，悠

遊江上。

汨羅江的故事，不只有屈原，也有漁父，就有了另一種寬闊。

富春江有嚴子陵的釣台，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好朋友嚴光的隱居之處。嚴光幫助劉秀打天下，劉秀登基為帝，嚴光就隱居富春。富春江成為中國文人最大的矛盾，是永遠贖不回的淨土。元代畫家黃公望八十歲以後上下富春江，期望在戰亂中找到一片可以安身的山水，他在舟中作畫，時時點染，數年間完成「富春山居」長卷，是元代以淡泊為宗的山水畫中最受重視的名作。滄浪、汨羅、富春是詩人的河流，它們可以供潔身自好的文人來此盥沐梳櫛；來此吟詠感嘆，但是，它們不是黃河，它們不是可供百姓存活的生命的大河。有些河流產生宗教，有些河流生長百穀，有些河流產生詩句，河流各自有各自的性格與機遇。

## 關於淡水河

讀完歷史的河流，也許最後會發現自己最親近的一條河竟是淡水河。因為從小在河邊長大，倒是對它沒有很深的感覺。

我的童年都在河邊渡過，地名叫大龍峒，是淡水河與基隆河의 交會處。淡水河在台北盆地

形成的三個連貫的河港市鎮，自南向北，分別是萬華（艋舺）、大稻埕、大龍峒。大龍峒之後，與基隆河交會，淡水河形成葫蘆島，出關渡，便是出海口。

因為台伯河而有羅馬，因為塞納河而有巴黎，也因為淡水河而有台北，一條河流形成一個都市。

童年的淡水河沒有堤防，河兩邊多養鴨人家，暴雨時河水浩蕩，上游的冬瓜、豬隻屍體都隨水漂來，河邊形成的低窪沼澤生長茭白筍、布袋蓮，也是逃學孩童最喜歡嬉戲的地方。

取水灌溉、浣衣、洗澡、捕食魚蝦、遊玩、傾倒垃圾都在淡水河，我記憶中的河流是這樣的河流。

當堤防逐漸建築起來，河岸蓋起了新的公寓，河流就不再是原來的河流。當一條城市的河流都不再容易看見時，我忽然有了對河流強烈的記憶。

我遷居八里淡水河邊是在一九八七年，現在我的窗口仍然是一條浩蕩的大河，而且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每一天潮汐的時間。